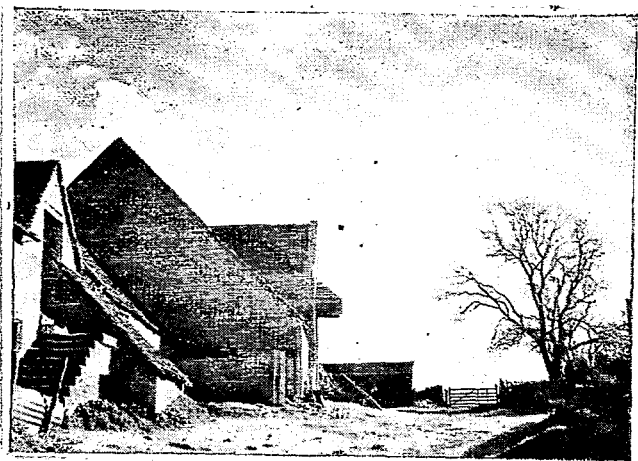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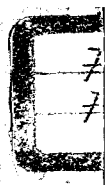


我的學校



南國書店出版



目錄

論通俗化（國文選讀）……………朱自清

悼朱自清先生……………葉聖陶

朱自清先生話詩……………蘆荻

★

雨盒香口膠（小說）……………侶倫

歪姑娘傳（小說）……………余何人

村中吟（詩）……………司徒越

奔向自由的地方（歌詞）……………宋軍

★

我的父親沈衡山……………沈譜

馮玉祥的讀書故事……………吳費

一封關於「初恨」的信……………胡明樹

★

從中國美術教育說起……………無涯

同什麼音樂結緣……………郭杰

冰山・自然界的奇觀……………莫奎

守法原來是恥辱……………林木茂

★

學習生活的反省……………李棟材

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關雪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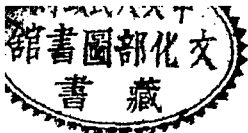
我的學校生活……………鄧建華

無辜遭失學……………穀人

失了母愛的我……………潘澤壽

燭……………談原

市場（素描）……………陳雨田



1810

國文選讀

論通俗化

朱自清

文體通俗運動起於清朝末年。那時維新的士人急於開通民智，一方面創了報章文體，所謂「新文體」，給受過教育的人說教，一方面用白話印書辦報，給識得些字的人說教，再一方面推行官話字母等給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說教。前兩種都是文體的通俗化，後一種雖然注重在新的文字，但就寫成的文體而論，也還是通俗化。

這種用字母拼寫的文體，在當時所能表現的題材大概是有限的。據記載，這種字母的確曾經深入農村，農民會用字母來寫便條，那大概是些很簡單的話。最複雜的自然「新文體」，可是通俗性大概也就比較的最小。居中的是那些白話書報。這種白話我看到的，就不多，就記得的來說，好像明白詳盡，老老實實，直來直去。好像從語錄和白話小說化出；我們這些人讀起來大概沒有什麼味兒。

原來這種白話只是給那些識得些字的人預備的，士人們自己是不屑用的。他們還在用他們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體」：俗語的白話只是一種慈善文體罷了。然而革命了，民國了，新文學運動了，胡適之先生和陳獨秀先生主張用白話是

正宗的文學用語，大家該一律用白話作文，不該有士和民的分別。五四運動加速了新文學運動的成功，白話真的成為正宗的文學用語。而「新文體」也漸漸的在白話化，留心報紙的文體就可以知道。「一律用白話來作文」的日子大概也不遠了。

胡先生等提倡的白話，大概還是用語錄和白話小說等做底子，只是這時代的他們接受了西化，思想精密了，文章也簡潔了。他們將雅俗一元化，而注重在「明白」或「懂得性」上，這也可以說是平民化。然而「歐化」來了，「新典主義」來了。這配合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帶來的暫時的繁榮，和在這繁榮裏知識階級生活歐化或現代化的趨向，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於是乎已故的宋陽先生指出這是紳士們的白話，他提倡「大眾語」，這當兒更有人提倡拼音的「新文字」。這不是通俗化而是大眾化。而大眾就是大眾，再沒有「雅」的分兒。

然而那時候這還只能够是理想；大眾不能寫作，寫作的還只是些知識分子。於是乎先試驗着從利用民間的舊形式下手，抗戰後並且有過一回民族形式的討論。討論的結果似乎是：民族形式可以利用，但是還

接受五四的文學傳統，還容許相當的歐化。這時候又有人提倡「通俗文學」，就是利用民族形式的文學。不但提倡，並且寫作。參加的人有些的確熟悉民族形式，認真的做。但是他們將通俗文學和一般文學分開，不免落了一「雅俗」的老套子。於是有人指出，通俗文學的目標該是一元的；揚棄知識階級的紳士身分，提高大眾的鑑賞水準，這樣打成一片，平民化，大眾化。

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民間文學雖然有天真、樸素、健康等長處，卻也免不了丑角氣氛，套語爛調，瑣屑囉嗦等毛病這是封建社會麻痺了民衆才如此的。利用舊形式而要避免去這些毛病，的確很難。除非民衆的生活大大的改變，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裏裝了新酒，那麼用起舊形式來意義才會不同。這自然還是從知識分子方面看，因為從民衆裏培養出作家，現在還只是理想。不過就是民衆生活改變了，知識分子還得和他們共同生活一個時期，多少打成一片，用起舊形式來，才能血有肉。所以真難。

再說普通所謂舊形式，大抵指的是韻文、散文似乎只是說書，這就是說散文是比較的不發達的。原來民衆欣賞文藝，一向以音樂性為主，所以對韻文的要求大。他們要故事，但是情節得簡單，得有頭尾。描寫不要精細曲折，可是得詳盡、得全貌。這兩種要求

並不衝突，因為情節儘管簡單，每一個情節或人物還不妨詳盡的描寫。至於整個故事組織不勻稱，他們倒不在乎的，韻文故事如此。散文的更得如此，這就難。

然而有些地方的民衆究竟大變了，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裏裝上新酒，例如趙樹理先生「李有才板話」裏的那些段「快板」的語句。這些快板也許多少經過趙先生的潤色，但是相信他根據的，原來就已經是舊瓶裏的新酒。有了那種生活，才有那種農民，才有那種快板，才有那種新的語言。趙先生和那些農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語言寫出書裏的那些新的故事。這裏說「新的語言」，因為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語言或文體都儘量揚棄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氣氛，而採取了改變中的農民活的口語。自己正在覺醒的人民，特別寶愛自己的語言，但是李有才這些人還不能自己寫作，他們需要趙先生這樣的代言人。

書裏的快板並不多，是以散文為主。樸素，健康，而不過火，確實得新寫實主義的作風。故事簡單，有頭有尾，有血有肉。描寫差不多沒有，偶然有，也只就那農村生活裏取喻，簡截了當，可是新鮮有味。另有長篇「李家莊的變遷」，也是趙先生寫的。周揚先生認為趕不上「板話」裏那些短篇完整。這裏有了比較詳盡的描寫，故事也有頭有尾，雖然不太簡單，可是作者利用了重複的手法，就覺得也還單純。這重

複的手法正是主要的民族形式；作者能够活用，就不膩味。而全書文體或語言還能够莊重，簡明，不囉嗦。這也就不易了。這的確是在結束通俗化而開始了大眾化。

題解：本文選自朱先生近著「標準與尺度」（文光書店出版），原文是曾在「燕京新聞」發表的，寫作時間是民國三十六年。本文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簡明的解釋，尤其着重在通俗化與大眾化的分別，并指出了大眾化的發展的道路，都有很精到的見解。本文適宜於初中三年級以上的學生的國文課外補充教材。

作者：朱自清是現代文學家，早期的散文很得青年讀者歡迎，其中如「背影」，「匆匆」，「蹤跡」等篇曾選入多種初中國文教科書。戰前在北大做教授，後隨學校遷至昆明，在西南聯大做教授，勝利後又返北平，在北大復教。聞一多先生死後，他曾主編「聞一多全集」，最近因患胃潰瘍，今年八月十二日，病逝於北平。

註釋：

(一)維新的士人，指的是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的維新運動，當時的導領人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
(二)語錄起自宋朝，在明清兩代也有，白話小說是明代以後才發達起來的，流傳到今天的有著名的「紅樓夢」，「水滸傳」等。

(三)雅言，即古代的官話。
(四)慈善文體，指的是為只懂得些字的人而寫的文體，好像是士人們對文化水準低的人的救濟，不是真正提高這些人的文化水準的普及工作。

(五)歐化是白話文運動後來發生的偏向，用詞造句都偏於採用外國文的句法構造，遠離於中國人的口語習慣。「新典主義」指的也是雖不用古典，却用新的典故，不易懂。

(六)宋陽是瞿秋白先生的筆名，已死，魯迅先生曾將瞿秋白先生譯著編成「海上述林」兩巨冊。

(七)新文字，即中國文字的寫法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拼寫，香港有新文字學會努力提倡，且編入新文字課本給初學者學習。

(八)「李有才板話」，是北方的新文藝作品，作者趙樹理先生曾長期生活在北方農村中，和農民生活在一起，所以能紀錄并潤色了鄉民自己的作品成為真正的大眾化的名詞。指的是發揚舊事物的優點，而同時又棄掉了舊事物的缺點。

(九)趙樹理先生之所以是正在覺醒的人民的代言人，就在於他直正能和覺醒的人民同甘共苦，所以才能和覺醒的人民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也才能幫助覺醒的人民紀錄出這樣的人民自己的作品，因為是做人民生活的紀錄者，所以是人民的代言人。

悼朱自清先生

葉聖陶

本月十日接到北平航信，清華大學的信封，署個「朱」字，筆跡不是佩弦的，我心中就有了預感。拆開來看，果然不是佩弦的信，是他兒子喬森寫的。說他爸爸在六日早上四點鐘突然胃部劇痛，十點鐘到北大醫院，已經不能動彈。下午兩點鐘在醫院開刀，經過情形還好，可是三四天間是危險期。又說與我合編的國文教本最近期間大概不能編了，請我原諒。我就發個電報給北平一位朋友，請他代往醫院探望，並將所見電告。十一日大公報有一條電訊，說開割歷五小時之久，又有腎臟炎的毛病，情形很嚴重。十二日下午，北平的朋友來了回電，說是未脫危險。看新民晚報，登載着一條電訊，也說嚴重。到今天早上，預料而又怕看的一條消息果然在報上刊出了，佩弦已在昨日上午十一時後去世。

佩弦的胃病是老病，我說不準確，大概拖了十五年左右。他的病時發時止，最近七八年間發得較勤，而且每發必兇。實在是十二指腸潰瘍，這是早已知道了的。有人勸他開割，他也想去開割，但是聽醫生說不開割也可以就拖下來了。近兩個月間又發了幾次，曾經寫信來說擬停止合編教本的工作。我勸她且從事休養，編書的事將來再說。後來他身體似見好轉，很高興的寫信來願意繼續合作。不料，就在二十天之後他去世了，使我再沒有與他合作的機會。

他在昆明的幾年太苦了。兼課，飲食不好，每天跑很遠的路。暑假中回到成都算是舒服一點。然而他責任心重，不肯請假，趕在開學以前就急急忙忙動身回校。回到北平以後也從未閒過，教課之外，寫文字，編刊物，編「聞一多全集」只有病時候才躺下來。如果他能有好好的休養，如果他早幾年開割，到今天也許還是個健康精壯的人，事務跟經濟限制了他，使他不能有好的休養，使他直到體力消耗將盡的時候才開割，於是他只能享有五十一歲的生命。

佩弦是一個好人，凡是認識他跟他有交誼的人都承認。他可不是「爛好人」，不是無可無不可，隨俗依

遠的那一流。只要看他對於幾年來一些看不順眼的大事，都站出來說話，就可以知道。他這樣做，我確切的知道不是討好什麼人。不存什麼企圖，只是行其心之所安。目前由於多所顧慮，有所見到而不願宣露出來的人似乎很多，這就是不能行其心之所安，結果弄到經常的不安。經常的不安才有所謂「煩悶彷徨」隨時行其心之所安，又有什麼「煩悶彷徨」呢？

他近年來很有顧影憂亟的心情，在幾次來信中曾經提到。我想他未必如屈原說的「恐修名之不立」（如果把「名」字作通常的「名譽」講，却是恐怕自己的成績太少，對於人羣的貢獻太不夠的緣故。加上他的病，自己心中有數，就只盼望成績多一點好一點，能够工作就儘量工作。他實踐他的意願，不停的工作，直到本月六日最後一次發病爲止。

我想人生不可解而可解，不可究詰而可究詰。離開了人的觀點，或從天文學的觀點，或從生物學的觀點，人生只是宇宙大化中的一個波瀾而已。但是取了人的觀點，就有個範圍，定了個趨向。既講人，不能不求其進步，不能不求其好，物質方面跟精神方面都好，而且必須大家好，不能單讓一部分人好，其他的人不好。這就產生了服務大眾，努力將自己的成績貢獻於大眾的想頭。個人的名利有什麼可以追求的呢？惟有實實在在的成績足以貢獻給大眾，在大眾的海洋裏增加一滴一點的，才是生命的真意義，才算沒有虛度短促的幾十年的壽命。我雖沒有跟佩弦談過這一套近乎玄虛的話，可是我確知他帶着病辛辛苦苦的工作着，是含有這一點意思的。我說的也許太淺薄，但是決不會牛頭不對馬嘴。

現在時髦的名詞中有一個叫「學習」。我想佩弦時時是在那裏學習的，他對什麼都虛心的問，都細心的研究，對方任你是誰告訴他，他都認真的聽，舉新詩研究爲例。他是早期的新詩作者。在二十幾年間變得很多，大部份早期的作者都掉頭不顧了。獨有佩弦，他一直留意新詩的發展，求知各方面的意見，揣摩各種體式各種派別的作品，而且寫了不少解析和介紹的文字。有一些一般人不認爲詩的詩，他很平心的承認這也是詩，不過不是某些傳說裏所認爲詩的詩。他肯定的說新詩有前途，那前途在乎現代人有了新的生活。說起生活，他也是經常在學習的。本月五日出版的「中建」北平版有「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的座談記錄，他老老實實的說，「現在我們過羣衆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接受，理性上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變不過

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其間絕無虛矯之氣，却表出他願意受學生的「教育」，將習慣慢慢地變過來。向學生受教育，在權威主義的先生們看起來是豈有此理的事。可是我確切的相信，在生活實踐方面，現代的青年實在比中年人老年人進步了不少（糊裏糊塗的青年人當然不在此例）中年人老年人要自己好，就得從青年人學習。

寫實在寫不出什麼，平時的友情，今天的悲感，化為幾句話都只是逆像而已，這有什麼意義？范景先生要我當天交稿，只能雜亂的寫一些，不能表現出佩弦的若干分之一，很對不起他。 八月十三日午後

朱自清先生話詩

蘆荻



朱自清先生於八月十二日在北平以患十二指腸潰瘍不治逝世

，遠傳噩耗，個人和先生雖無一面之緣，然自昔讀他的詩文，精神嚮往，對此堅貞拔俗領導後進的一代學人，展讀他的遺作，臨風遙悼，實不勝其景仰與傷逝之忱！

朱先生是一位詩人，早年努力於詩的創作，為中國新詩壇的先進，其後又為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編選詩集，近年以來，尤致力於詩的理論的建設與批評，畢其一生，對於詩的貢獻至多，留給我們不少寶貴的意見與輝煌的成就。計從五四到現在，朱先生一直為我們開拓着詩的道路，不曾懈怠，他和開一多先生一樣的方向，一樣的戰鬥，他是詩人，又是鬥士。

近讀朱先生的「新詩雜話」，「論雅俗共賞」各部遺著，撫卷追懷，以朱先生五十之年，其辛勤邁進，刻苦勵學，尤為我們這一代年青的詩歌工作者所矜式，每讀他的一篇詩的論著，就增加我們一種鼓舞的力量，朱先生之死，是我們中國學術上的一個大損失，同時是中國新詩運動的一個更大的損失，回憶五四開始的時候，寫新詩的人一時曾風起雲湧，但能保持得住五四時代發軔的精神，始終伴同着中國歷史的向前發展，合着社會前進的步伐一致前進的，到如今確實寥寥可數，朱先生之可敬在此，可愛尤在此！

治詩是艱難的，朱先生對於詩的理解極深。發而為文，總有他的獨特之處，他是肯定新詩是有前途的，但得慢慢兒開闢，只靠一二十年工夫便想開闢出到

詩國康莊新道，未免太急性兒。他在新詩的進步一文
中說：『這幾年來我們已看出一點路向。』大系詩集
「編選感想」裏我說要看看啓蒙期詩人「怎樣從舊銀
錢裏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找尋新世界」。
但是白話的傳統太貧乏，舊詩的傳統太頑固，自由
詩派的語言大抵熟套多而創作少，（聞一多先生在什
麼地方說新詩的比喻太平凡，正是此意。）境界也只
是男女和愁嘆，差不多千篇一律；咏男女自然和舊詩
不同，可是大家都泛泛着筆，也就成了套子。（二十
五年寫的新詩的進步），這是朱先生在十二年前對新
詩的一種評述，確得要領。

抗戰期間，朱先生認為新詩的趨勢走向散文化，
民間化，注重明白和流暢，接近歌謠，便於朗誦，肯
定期誦詩在民衆間所起廣大的作用和影響，主張普及
性，不妨取法歌謠，使它多帶我們本土的色彩，創作
『一種新的「民族的詩」』。

朱先生對於朗誦詩，特別注重，有着精闢的闡論。
他從語言本身的進展，說明詩朗誦底發展的道路，
自戰國時起一直分析到現在，歷舉詩起於歌，過去每
一詩體都依附音樂而起，然後脫離音而存的各種實例
，指出詩到了朗讀階段纔能有獨立的自由的進展，新
詩的生命在朗讀，它得生活在朗讀裏，我們該從這裏

努力，纔可以加速它的進展。本年五月間，朱先生在
文訊第八卷第五號發表一篇「今天的詩」，確切的介
紹一位年青的詩作者何達的創作，重申今天的詩是以
朗誦詩為主，但是更多的朗誦詩是在要求行動，指導
行動，那就需要散文化，雜文化，說話化，也就不像
傳統的詩。根本的不同在於傳統詩的中心是「我」，
朗誦詩沒有「我」，有「我們」，沒有中心，有集團
。這是詩的革命，也可以說是革命的詩。同時他舉了
青勃先生的「號角在哭泣」的第二段做例說明：

「人民越來越多

緊閉的門外

人民的憤怒

一秒鐘比一秒鐘高揚

人民的力量

一秒鐘比一秒鐘壯大

等他們

在門外爆炸

一片宮殿便會變成曠場

作者是在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實就等
於「我們」了。傳統詩有「我」，所以強調孤立的個
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的詩人。青年代
却要揚棄這種詩人。「朱先生這些話是鞭辟入裏的，

他說：「抹掉了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隊伍裏，用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加那集體的生活的鬥爭，是現在的青年代。」

「我們」替代了「我」，「我們」的語言也替代了「我」的語言。詩是一種說話，照着嘴裏說得出的，至少說起來不太别扭的寫出來，大概沒有錯兒。新詩的形象還是要的，經濟的組織也還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為庸俗的，散漫的東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說話做標準，要念起來不老，是結結巴巴的，至少還要自己的集團裏的人聽起來一聽就懂。換句話說，詩的語言總要唸得上口才成。許多青年人的詩已經向着這個方向走。這就是樸素和自然。但是詩既然分行了，到底底是詩，自然儘管自然，勻稱還是要勻稱的，不過不可機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樸素使得詩行簡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間形式裏的重疊，若是活潑的變化的應用，也有同樣的效果。」

上面這一段話，是朱先生逝世前寫給我們青年的詩歌工作者最扼要的話了，許多青年朋友們都可以仔細的去體驗這些話的實在，我所以把它鈔引下來，目的就是朱先生死了，他所倡導的還有待於我們大家的努力。同時，我想「今天的詩」這篇文章，一時還沒有收入他的文集。

朱先生在詩的理論上所涉及的範圍是很廣的，其中論到「歌謠裏的重疊」，「詩與話」，「常識的詩」，「詩與感覺」，「詩與哲理」，「詩與幽默」，「詩的形式」，「詩韻」等篇，都可以給我們後學以極好的幫助。限於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引述。

今天的時代，是詩的時代，朱先生殫精竭慮力於學術工作，宏才碩學，厄於中年，緬懷逝者，我們這一代，惟有更放開腳步向朱先生所指示的詩的道路邁進，並以紀念他底不朽的精神！

陸無涯作：

風雨集（畫集）

月底出版！優待「學生」八折購買。

經售：各大書局

在認識的女孩子們裏邊，我不出第二個像綾子那麼樣性格的人。她是那麼天真，那麼俏皮，態度飄忽得像秋天的雲一樣不容易捉摸。可是只有她才能使我的心有想起他的名字而失去寧靜的力量。她有着百合花一樣清朗和明快的臉，有着深秋的楓葉一樣嬌艷的嘴唇，更有着叫人不敢正視可是一望便記起黑地拉瑪來的一雙眼睛。愛我嗎？從那裏找得出一點證據來呢？不愛我嗎？至少第三者的朋友們也說她是愛着我的。這真是叫人迷惘的事！其實旁人的觀察多麼淺薄，他們那裏有像切身關係的人所感到的清楚？可是他們的善意的告訴却又說得那麼肯定。在這樣疑信各半的境界裏，我捉摸不到半點的真實，我是鬱結着輕微底悲哀的。

「渭對我說，綾子這人的個性就是這樣子，她和你所混，是出於她的任性，却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理

智的成份，技巧是很多的。她能够運用着模稜兩可的態度，把愛的秘密遮掩着，不讓你知，有時似乎又讓你知；可是你即使知道了，却也不能就認定是可以把握的東西；爲的是她的男朋友太多了。她對每一個男朋友都是這樣子，每一個男朋友也不能夠知道自已是否被愛着。誰也不明白她這種態度是基於什麼動機。也許她在選擇着對象，也許她已經選擇到了；可是就連那中選的人她也不給知道。一個可靠的證明。她從不讓你有單獨兩個人同在的場合，這是任憑你從記憶的角落裏去搜索也尋不出一個例外來的。即使邀她一齊出去隨便走走或買些什麼，她也得多叫一個人作伴才肯去。不消說，能够使她不叫別人作伴而單獨和你同走的時候，是直得你高興的階段了。然而，這是不會有的，至少在目前這時期不會有的。她敢打賭，如果辦得到，願輸兩盒香口膠。

「渭是這麼說，同性關係的觀察是不會錯誤的罷，綾子昨天不是斤斤問着渭可是今天也來才肯答應來麼？呃，怪狡猾的孩子！

「我想，不僅爲了兩盒香口膠，我應該有我的技巧，這是男性應該賦有的聰明。好啦，綾子今天來，我得利用這個好機會，一個最現成的計劃。母親的信來得巧，早不來遲不來，恰好在綾子要求我實所的日子

子來到。此刻我應該準備好一幕喜劇所需要的佈景和道具。……」

我拈着自來水筆在一本厚厚的日記冊上寫到這一段，就拿出剛剛接到的母親從鄉下寄來的信，很隨便地放在手邊。正要再提筆寫下去時，便聽見樓梯有熟習的高跟鞋子的聲音，用華爾滋似的步伐跳着朝我的客廳走來。我鎮定地停住了筆，思索地望住窗沿上面的花瓶裏插着的一株開得整齊的菊花。「駱駝牌」的烟圈從我的嘴裏吐出來，把我的臉封得迷朦。

「又畫畫了嗎？真好題材的霧裏蒼薇呵！」
纔踏進客廳，就開了隨時找機會講話的嘴。

「誰有閒情畫什麼畫！」

我預先埋下一道伏線，淡然的招呼她在我書桌旁邊的椅子坐下。我失敗了，她沒有領會到我的意思，却注意着別的東西。

「哦，我錯了，是白菊哩——你寫着什麼？日記麼？一定有許多怪膩的味兒，這麼密的字。容許我看一看？」

「寫好了就給你看。」我信口的答。

「真？」

在投過來的一雙參懷疑色調的黑地拉瑪型的眼光上面，我同她一個含笑的微笑。我的微笑是菱角型的

「那麼，你寫下去罷！——唉，溜還不來！」
我沒有回答，眼睛却訂着日記上面的這一句：「呃，怪狡猾的孩子！」

半點也不着迹。那麼安閒地，我一面活動着筆尖，一面狂吸着香烟；視線偷偷的穿過螺旋的烟圈裏去看她：橙黃色澤綢的西式外衣，領沿斜結着一條緋紅色的綠巾，彷彿雨後黃昏出現於天末的彩虹。好動人的藝術品呵！

跟着隨時找機會講話的嘴，華爾滋的步伐是不會平靜的；小鴿子似的又飛躍起來了。她在巡視着壁上的幾張新作的靜物。

「記得你不是畫過一幅夜合麼？」

「沒有畫得完。」

「為什麼？開始的時候不是畫得很好的？」

「開始——得有什麼用？我正要給它獻出我的心血，它就萎了。人生有許多事便這麼徒勞！」

謝謝她的聰明，從我的話裏聽出了些東西，她立即垂下那梳子樣的睫毛，慢慢的掉過頭去。

「這一張用塑像陪襯的菓盤我真歡喜，幾時你也借這個塑像給我用一次好不好？」

是有意把話題旋轉了。誰高興同回答這麼不着邊際



的話！我只是點一點頭。

鴿子一般的跳回我的書桌旁邊來。我仍舊裝着專心寫字，抽煙。利用輕紗似的煙霧，我看見她不耐煩地四處看望，不耐煩地嘆着：

「渭怎麼還不來！渭怎麼還不來！」

最好的答覆是沉默。寫了幾行字，嘆一口氣，把筆夾在日記冊的脊縫，隨手把冊子掩上，我換上另一枝香煙，也換上一副沉思的神氣。

「有什麼心事嗎？」隨時找機會講話的嘴找着機會了：「這麼憂鬱似的，因為渭不來是不是？」

那麼得意地笑啦！

可是我的心却在暗笑，抓住話柄就接上去：

「渭不來打什麼緊？」

「真？誰不來才打緊？」

多麼現成的收穫，我急着說：

「你不來才——」

「不許你說，不許你說！」

一隻手迅速地掩上我的嘴來，聰明的嘴就在海棉那麼柔軟的掌心犯一次沒有法律責任的罪。她的手連忙縮了回去，輕聲的說：「羞不羞！」

小小的遊戲是不會崩潰了穩固底陣綫的。繼續下去的是更出色的憂鬱的扮演。

「提防呵，人太憂鬱是會短命的哩！」

顯然是有感應了。

「誰能够像你這麼快活，你永遠不會了解別人底憂鬱的。」

「但是我却很怕看見別人底憂鬱，自己也不好過。」

「那麼，怎樣才好過呢？你說。」

「把憂鬱的事說出來，讓人家也知道一點，不是可以分薄一下負擔嗎？」

「但是我不想說出來。」

「為什麼？」

「因為說了，我的憂鬱不會減輕，你倒會幸災樂禍地快意。」

我的表情裝得和我所說話一樣神秘。一個謎把她挑撥得急了，鴿子似的跳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快意？說，我要你說！」

從一雙注視着我的黑地拉瑪型的眼睛裏，是有足以溶解憂鬱底熱力的；可是，這沒有憂鬱的憂鬱呵！

「那麼，鴿子，我可以把一個消息告訴你了。」

我的臉是和我的語氣一樣莊重的。

「什麼消息哪？」

她也莊重起來了，一個平日難得莊重的孩子。

• 11 •

「我要結婚了！」

「結婚了，真？」

神色突然變了，她立即在椅子坐下來。望住我，一副新聞記者注意着一個意外事件的表情。

是時候了！我拿起放在手邊的母親的來信遞給她。她把信箋抽出來：「可以看的罷？」她自語着，不
等我表示便看下去。

「驅鬼，只是叫你回去罷了。」

看了信，不信任似地說着。可是捲起信箋時，動作裏却帶着沉思。

「事情是早就說過了的，這封信叫我回去，除了這個沒有別的理由了。」

「那麼，你回去不回去？」

用點頭來說話是最適宜的。

「那麼，你是完全服從你母親意志的了，好一個難得的孝子！」

好一個難得的諷刺！我趁勢說：

「不服從又該怎樣呢？」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不過，你就這樣斷送了青春嗎？是一向襲着愛情青春的你呀！」

「青春對於我有什麼用呢？」一場戰爭把什麼都打完了，到現在還不是什麼都沒有！」

我感慨地說着，隨手把日記冊打開來，玩弄着自來水筆。

她沉默着低下頭去。

「孩子！」

我低聲的叫她。到她抬起頭用同樣的低聲問我「什麼」的時候。我問她：

「你打算送些什麼給我作禮物呢？」

「你喜歡我送些什麼給你呢？」

華爾滋的步伐完全靜止了，兩隻並排的小腳就像一雙熟睡了的鴿子。百合花一樣的臉罩着憂鬱的濃霧，手是無意識地玩弄着「駱駝牌」的空了的烟包。我呢，瘋狂的抽着最後的一枝香烟。

沉默。戲劇的頂點——CLIMAX。

「借筆一用。」

從我手上拿去了自來水筆。把烟包撕開了，就在空白的一面寫起字來。

於是五分鐘內，那個堅忍的駱駝便替我們做了一次短途的郵使——

送過來：明天有空沒有？到沙田寫生去。

送過去：有空。誰去誰去？

送過來：我和你。

送過去：爲什麼不多約幾個人？

送過來：我有話給你說。

送過去：說過就是，不許變卦的。

送過來：我騙過你不曾？

我向她会心地笑一笑，把簽了約的烟包紙片放進衣袋裏。然後，我醒悟地說：

「對不起，我忘記了你說過今天要向我借『西洋美術史』，讓我去找出來。」

我站立起來，向書室走去。我聽到她在後面大聲的叫着：

「你不把日記收起來，我要看的。」

「要看看聽你便罷！」

還沒有踏進書室的門檻，我便忍不住笑出來。

三分鐘之後，我挾着書回到客廳。感謝上帝，一切都合意的！她還在看我的日記。聽見我的腳聲，她立即掉過頭來，黑地拉瑪型的眼睛含恨地望住我，咬住兩片深秋的楓葉似的嘴唇在微笑。

「我要找涓來罵她一頓！」

是生氣了，可是微笑着的。

「爲什麼？」

「詭計！還在那裏裝模作樣的！」

看見她一副半嗔半怨的臉樣子，我矜持不住哈哈的笑出口來。她也忍不住笑，兩隻肩膀彷彿是洶湧的

波浪。

「快告訴我，剛才的消息是不是騙我的？說謊今天來也是騙我的？」

跑了過來，鴿子一般馴服地，她伏住我的肩膀。

我說：

「不那麼說，你怎麼會來？」

「你這人真——」

不讓她說下去，我用嘴唇封住了那隨時找機會講話的嘴。

「明天還去沙田寫生麼？」

「爲什麼不去！我要畫一幅東西來紀念。」

「紀念什麼？紀念我的打賭已經贏了？」

我低低的問，聽到的回答却是：

「我不知道。但是兩盒香口膠別忘記了送我一盒。」

侶倫小說集：

無盡的愛

永久之歌

各書店均有發售



歪姑娘傳

余何人

開頭的話

我爲歪姑娘作傳，主要的不但因爲歪姑娘是個衣褲入時，電髮搽脂的時髦學生，而且具有「跑馬地人」，「粵片影迷」和「澳門小姐」等等的值的入傳的「優越資格」。

首先要說明的，因爲歪姑娘是「跑馬地」人，爲這個人作傳也當然不敢沿用中國古今的傳記格式，在中國地圖上，還沒有這個名堂兒；她既然是「跑馬地人」，當然是個出羣拔類的姣姣者，那麼，就試試新的吧。

跑馬地人

香港這個地方，大大的不同鄉下；香港上流社會的人也大大的不同鄉下人。鄉下人談話，喜歡問人「貴庚」？或者說「青春幾何」？你看，多麼的庸俗，多麼的肉麻阿！香港的上流人物就是不同，她們談的是賽馬呀！舞會呀！時裝呀！電影呀！強姦案呀！劫案呀！因之，歪姑娘究竟「青春幾何」？不得而知

。幸得年歲不過是經歷的紀錄，歪姑娘既然有着廣博的知識，譬如：她能用思索的一口兒數上一打以上好萊塢的明星名字，能清楚地記得，三屆以來的「香港小姐」的生活史；而且又有雄辯的天才，譬如：國文老師說：「文字是補語言不足的，所以寫文章就好像是講話，心裏有乜嘢意思，就寫乜嘢意思，有乜嘢感想，就寫乜嘢感想，呢的是前人說話的我手寫我口」。只要老師一離開，她就能立即伸出手指指滑老師的背影，尖起聲音的對同學說：「個個嘢，咁樣講，根本是錯晒喇，如果係咁樣，總唔係凡是識講國音的人，就是作家了咩！」說完把手一縮，扭轉腰肢問道「你話係唔係？」說時的聲音是那末柔和，態度是那末嫵媚，使得被問的人不得不同意的說聲「係囉。」所以讀者諸君，假如在某些方面認爲歪姑娘的「青春」可值「幾何」，就給予「幾何」吧？

也許由於雄才遭忌，也許是被人尊稱吧。歪姑娘却人人叫她「跑馬地人」。據說來由是這樣：凡過他人問她原來的家鄉在那裏，她老是答道「香港跑馬地」，同級的同学李木子聽得厭了，有一次故意冷冷的

廣地道：「講香港唔係就夠了嘛，點解總要講跑馬地？」歪姑娘聽了却打起驚聲的斥駁道：「根本你唔識嘢。香港好似一省，跑馬地就似一縣，唔通單單說省就得咩。儂仔？等我教規吓你喇。何況香港有貧人住的地方，富人住的地方呢。比如，說是西營盤或者骨簕灣，那就唔同嘅哩！儂仔！知嗎？」說畢傲然地把頭着力的一搖，兩手分開地在撫弄鬚髮。這樣把李木子氣壞了，跳了起來道：「講起最正式的跑馬地人，先係管馬的馬夫！」王一土也幫着說：「係啦！先生講過，香港一百年前是個漁民出沒的荒島，歪姑娘講唔出原來的家鄉，大約佢的太公就係蛋蛋佬。」說後拉了李木子哈哈地笑着走了，氣得歪姑娘破口指着他們大罵「衰仔呀！」「下流呀！」而且還在其他同學的面前發誓說不跟他們來往了。李王二人也報復的見了她就叫她「香港跑馬地人」，還編了一首歌，天天在那裏唱，同學們感到有趣，也跟着的叫她，跟着的唱。歌曰：

跑馬地人！跑馬地人！

真正靚，真正靚，

走路像個鴨媽

走路像個鴨媽

真架勢！真架勢！

粵片影迷

「跑馬地人」的歌，在歪姑娘的毫無反抗的情況

下，逐漸的失却了新鮮和打趣的意味兒了，好在年少的同學們極具創造綽號的天才。據說二個多月以後，同學們又送給了一個「粵片影迷」的大名，命名的經過是這樣：在一個下午第末一課，歷史老師講完了書便叫同學溫習，同學們却吵着要老師介紹電影，老師無法，只好介紹了三部電影，同時還評論了西片呀！國片呀！粵片呀的優劣，最後又問同學道：「係唔係粵片太多級低級的打情罵俏的呢？」同學們趁此機會便說：「跑馬地人！影迷！係唔係呀。」歪姑娘便道：「根本就我就唔睇粵語片，唔知道。」可是不巧得很，第二天的晚上，李木子和王一土經過新世界，恰巧逢着散場，更不巧的又碰見了歪姑娘，而且還聽過她對同伴說：「真好笑！真有味。」明天歪姑娘剛剛踏進班門，「粵片影迷」之聲便好像試卷一樣亂飛了。氣得歪姑娘面紅耳赤的指着王一土警告的說：「王八！根本我就唔喜歡同你講笑也。」同時「唔」了一聲便打屁股用力的擱在坐子上，同學們更覺得快活的把這個名字兒傳佈起來，流行得比「香港跑馬地人」還快。李木子和王一土又依樣的作了一首歌，下課後便在班裏高聲的唱着，歌曰：

粵片影迷！粵片影迷！

肯吧硬，肯吧硬。

講得唔同做的：

請得唔周做的。
陰陽鏡！陰陽鏡！

飛天女俠

假如入該有恩仇喜怒的話，那歪姑娘正真是一個完人，從此她便仇恨着，怒視着李木子和王一土。在一個涼快的初夏傍晚，正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歪姑娘和李王住在東葉的溜冰場上碰着了。當李木子和王一土並肩雙溜時，歪姑娘後自撞過來，把王李二人撞跌在欄棚傍，王一土的左足擦傷了一點兒，便罵道：「瞎眼鬼，毒心蛇蝎」，李木子却道：「真正最毒婦人心，翻潤婦人心哩！」歪姑娘却做着鬼臉大聲的說：「詐死鬼，想敲你老頭的湯藥費嘛？」王李二人怒極，無奈她們人多勢大，祇得罷手。

明天王一土把輕微的傷痕用沙布裹了起來，儼如受了重傷似的，李木子黑板上寫上「新出爐的飛天女俠連環詩畫有賣」。等到同學漸次的回來時，又拿出了經過他祖父刪改了的詩及自己與王一土合作繪好的畫給同學看，王一土便把昨天的事誇張的敘述出來，說完捲起褲筒指着說：直成是飛天女俠，一個飛脚，就把我們撞跌，真勢厲。」

這天歪姑娘又是遲到，第一課畢，課堂里吵鬧得很，同時李木子在朗誦詩：

飛天女俠，脚踏雙輪；
手執寶劍，殺人英雄。

飛天女俠，殺人英雄；
寶劍被奪，屈膝服從。

諷笑聲過後，歪姑娘又變作了飛天女俠。

愛好古文的時髦女

姑娘接到了家庭報告書後，因為六科不及格不「活潑」了一天，現在不僅不跟同學談笑，而且也懶得和同學招呼，她呆呆的在想道：英文不及格，全是那死人教員害的，外國人讀英文就不讀文法的，他偏偏注重文法。算術一學期講的全是什麼長方形啦，正方形啦，什麼精靈問題啦；我又不是要做泥水匠，小廚，根本不感興趣，當然不及格咯。現在是講「民主」，講「裁亂」的時代，講「原子彈」，講「飛碟」的時代；而歷史講的則是什麼唐太宗，「李太宗」的根本不「時髦」的東西，不及格才是光榮呢。國文先生的更加可惡，討厭，一學期教的盡是不文雅的白話文，自話文不好，古文卻不錯呀，假如是古文的話，至少我可以考到八十分，……

噓！噓噓！暑期班上課了，第一課是國文。「先生！請你教教古文」歪姑娘立起來扁着嘴說。「係唔

係對古文才有興趣？」「係囉。古文才文雅囉。」老師於是便道：「好喇！翻開某某頁來，今天講劉子的愚公移山。」至姑娘打開了書看了一陣自怨怨人的嘆着說：「又是講埋晒呢的死人的白話文！」「乜嘢！呢的唔係古文，乜嘢先係古文？」「古文許註里的先係古文囉。」至姑娘泰然地說：「哦！劉子的文章還不算古文。你真係對古文極有認識而又愛好古文的時髦女郎咯。」老師拖長了聲音帶笑的諷刺說。說得全堂哄然大笑。

第二天黑板上不知那個作惡作劇的同學寫了這樣的詩：

衣服日日新，
學問無進步；
說是古文好，
古文是什麼？
原來不知道。

學問要日新，
衣服不怕舊；
若要學問好，
只要勤學習，
只有做好人。

此詩一出，愛好古文的時髦女郎便成了 姑娘的稱呼。

澳門小姐

姑娘雖然有六科不及格，但並不是一個厭讀死書的學生。她不但看報，而且看後又能將問題聯系起的認清一件事情。譬如，有一次，她滔滔不絕地和女同學們談論了「香港小姐的軼事後，感慨地說：「唉！衣家，真係小姐們倒霉的時候。澳門小姐失事跌在海里，司馬晉選上了香港小姐又說煩悶，麻煩多！」一位同學爭辯的道：澳門小姐是飛機，點解把它和司馬晉並比呢？」「根本係你睇錯，報紙上賣的正係小姐。茶杯一樣大的字我還會看不清楚。」至姑娘說得那末堅決果斷，但隨即眨了兩眼又問道。你睇過係乜嘢報？」「華僑報囉。」至姑娘，於是得意的說：「係囉，我睇的係新生晚報。所以唔同喇。」

本來同學們不大注意的，可是給「飛機」「小姐」攪起了注意，不留意倒也罷了，一經注意才知道至姑娘竟敢把飛機當作小姐，不禁哈哈的大笑起來。那正是有詩為證：

看報不留心，
飛機變小姐；
小姐變飛機，
真是大笑話。

直到作者為她作傳之日，據說 姑娘還帶着「澳門小姐」的桂冠轉入他校去了。

村中吟

出城看山景
山上有墳墓
高與白雲齊
死者是阿誰
世世為鄉長
代代做地保
縣中稱土豪
生時如螃蟹
死了也高高
山下眾村佬
視作他家奴
我問村中人
他好還不好
回頭復張望

司徒越

未說先搖頭
再說又擺腦
田地他最多
四面築碉堡
搭棚做大戲
其實開烟賭
蛇鼠同一窩
老爺有分數
壯丁專買賣
不繳安家費
拉牛又封舖
一村數千人
祇有他頂好

奔向自由的地方

宋 軍

天上的白雲飄蕩，
海中的綠波奔騰；
看遠處的風帆前進；
我却在沙灘凝望。
鮮花在春天開放，
布穀在三月歌唱；
人生當及時努力，
不要懼怕，不要彷徨。
不管黑暗的世界，
不管寒冷的人間；
夜深了會天亮，
冬盡了是陽春，
走呵！奔向自由的地方！



我的父親沈衡山

沈 譜

我的父親比我們早出世了四十年，幼時耳目所及當然都是上一代的玩意兒，可是直到今日，他非但不落在時代後面，而且還能「爲民前鋒」，也許有人覺得「怪事」，其實並不完全出於偶然。

童年時所處的環境往往準備了一個人以後思想發展的基本：

父親幼時受他祖母的影響至深，父親的祖父是一個清廉的士大夫，曾任蘇州知府，但是祖母非僅沒有絲毫太太架子，而且還是個慈悲而同情窮苦階層的人，她所接觸到的一切窮苦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她都看得如同她本身的遭遇一樣，父親常說她的感情像太陽，再冷酷的人也會受她感動，她自己當賣了東西幫助窮人，聽到對河住的苦人家沒有了穿，就把把自己身上衣服脫下來，用竹竿挑過對岸去，小販來賣東西，自己不需要並且沒有錢的時候也得設法買一些，買東西必選最壞最小的「不然，剩下全是壞的怎麼辦？」她不是醫生，但經常親手爲鄰人擠膿瘡，包紮傷口以此爲樂，在父親十六歲時她過世了，她的種種却

已在父親幼小的心靈上印上了永遠消磨不掉的回憶，父親時常向兒女們談起她，要我們向她學習這種真摯的熱愛，這種愛貧苦階層如同愛自己一樣的感情，直到現在，父親一直是以實際行爲來向她學習着的，最近我隨便談起香港騎樓下住的人戰前即近十萬，他那種真實的情感我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會立刻自然地嗚嗚哭泣起來！十六歲以後喜佛經，但絕非迷信，他愛佛那種捨己爲人的精神，也佩服佛說教時的「諄諄善誘」的精神，（必使「衆人聽罷，皆大歡喜而去」才停止），他抱着向釋迦牟尼學習的精神來讀佛經的。

在他少年的時代還沒有什麼前進的書可看，不外是一些儒教的書，他吸取了其中他認爲是好的部份，他最崇敬的是顏淵。他說一個人改錯容易，但顏淵能不貳過，這就難了，他性嚴肅不苟且，厭屑肩詔笑疾惡如仇，可是他是很天真的，顏淵也是嚴肅而又活潑，能動而又能靜的人，（所謂具有四時氣候的人）正爲他所喜愛，顏淵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樸素刻苦，他就以此爲榜樣，他克己反省的工夫從十六歲就開始了，每晚必反省白天一日之內可曾做錯什麼

事？可曾說錯什麼話？甚至可曾起過什麼不該起的念頭沒有？都一一記下來，批評自己，作為修正自己的參攷，至今他仍極佩服淵。

他的看書極認真細心，記得十幾年前他買了一本商務版的蔣百里所著「軍事常識」，他並非學習軍事的人，可是結果他看出這書上的錯誤有三十餘處，即列表並加說明寄給了蔣，後來蔣覆信說「感激之至」，因為不僅改正了排錯的字而且連著者用語不當為及引用日文書時譯文與原文有出入的地方都被改正了，他看書愛摘記，或就一本書記其大意及要句，或就數本書分類摘記，八一三抗戰存放在上海江灣路法學院內的幾十具書箱，悉燬於炮火，所有摘錄若干冊亦皆在其內，他想起時總覺惋惜不已！

因為他從小勤於研讀，在十五六歲的時候，詩文即已為輩中人所不及，吟詩極快，操筆力就，抗戰中在重慶，不記得是那一年了，有一日，吳鐵城宴客，

馮玉祥的讀書故事

馮先生曾經告人說：他一生之中，正式上學期間，一共一年零三個月，以後完全靠他的「持久戰」，「磁鐵戰」，才收得一點功效。他是用着同文字死纏着不鬆手的方法，文字經久屈服于他。所以，他勸後

席上馮鴻鈞（現南京財政部長），彙說他在十六歲時曾讀過父親的一篇文章，當時彙的先生說那篇文章應熟讀，因此雖經數十年彙仍能背出，於是他即席背了幾句，次日還將全文默出送給父親，原來這還是父親在癸卯年（革命前）應鄉試時所作「團墨」裏邊的一篇史論，題目是「盤途治渤海，某某治……論」，（譯述及某某皆漢書中兩個以善治盜賊著稱的人）父親自己也早已忘記了，彙即席背出的兩句是「人非生而為盜賊也，盜賊吾民也」，單就這兩句來看，父親那時將「人民」的觀念已與科舉時代一般為官者的思想大有不同，他這種「為人民」的立場也許就保證了他以後的邁向進步，不會落到時代的後面去，

可惜我出世太遲，關於父親幼時讀書及修養方面的情形知道太少，以上所述祇是有關他讀書修養的幾個小故事而已。

吳費

有錢上學的人，不要灰心。

這些話的意思，非常正確。馮先生自己在十三歲以後，過的完全是軍營生活，他最初在軍營裏當小兵，每天要做操練，可是他還是讀書寫字，他憑着他讀

過一年零三個月的「子日舖」的經驗，和向同營識得字的同事請教，慢慢地長了不少見識。

入伍後他借讀的第一本書，是「封神演義」，他覺得異常高興，因為從此以後，他可以自己讀了。打開書，頭一步，先看上面畫的小人；那些「昏君」，「明主」，「奸人」，……看完小人，便看正文，蠅頭似的小字，成羣結隊而來，因為識字不多，便連認帶猜，團圓吞棗的讀了一篇，這時發現有兩種阻礙，一種是「欄路羊」，這一群字都不認得，猜也從猜起，一種「欄路虎」，看着有一個他不認得它，它也不認得他的東西，欄住去路，這時便得費點腦子，猜上半天，猜不出，便跳了過去，比「欄路羊」容易對付。

不管怎樣不容易明瞭書中的含意，可是對於紂王的殘暴，非常厭惡，見他爲了妲己，能把丞相比干的心都挖了，又造「炮烙之刑」來杜忠臣之口，覺得皇帝壞到這樣，臣子來討伐他，正是應該如此。

他在軍營中遇見一位先生，那是一位「哨書」，寫得一手好字，人人稱他爲師爺。他最好講三國演義，每一段他都爛熟，給了馮先生最深的印象。因此動了他看三國演義的雄心，不過這本書是用文言寫出，真是滿眼都是「虎」，是「羊」，實在難以看得下去。

，好在他可以請教那位師爺。他對每個字，都講得分清楚，常常舉例子說明這個字怎樣用法，對於馮先生的幫助，實在很大。

他遇到第二位先生，是一個當兵的，原是賣炭出身，後來改行入伍，因為跟那位師爺在一塊很久，得到讀書識字的機會，他又刻苦用功，一部「三國演義」已能背得爛熟了。他發明了一個窮人練字的好辦法，馮先生最初練字，就是向他學習這法子，很是簡便實用。用有三寸長的一束麻，擠進簍子管，成一隻筆，用破碗裝一塊黃泥，放點水，便成墨，只是用洋鐵片，或四方的大磚頭來代替。這個賣炭出身的人，也一樣苦幹的能讀通三國，不禁使馮先生的胆子也壯了起來。

不久，那軍營的廚房裏來了一個挑水的，又賣賣油條的人，這人是個學的秀才，因為窮途流落，幹此生活，馮先生知道這個賣油條的是讀書人，便請他做老師，講的是全部四書，講解的很透澈，一字一句，明白清楚，從小讀過的孟子告子兩部書，問到如今，才知道每句是什麼意思。

這樣，有機會就學，見先生就請教，就是他的「磨鐵」戰法。而可貴的，是他持久的精神，學而不倦，却也得到廣博的智識。

一封關於「初恨」的信

胡明樹

——這是日本童話作家根本楠郎給我的信，今將譯出發表於此，以供讀過「初恨」或將讀「初恨」的朋友作參考。

曾在日本生活過的你，是深知的吧；現在，是日本的梅雨的季節。雨繼續地下着，正是農忙期呢。前些時，日本的北陸地方發生了大地震，死傷數萬人。近年的日本，是不絕的天災地變，惡疫流行，政治的、經濟的不安，人民的生活無法得救。

蒙你見贈新作「初恨」，家人一同歡欣。……書是六月三十日的黃昏收到的，第二天花了一天時間來看牠，雖然不完全懂，但也總算自始至終過目了。你快樂地懷念着曾在我的生活，又你對我們有着最深的同志的理解和敬愛的思念，始終一貫，赤誠地表現了超民族的誠實與信愛的共同生活，對於這我是既感謝而又敬服的。有些部分是可以看出是作為創作的自由地鋪張和表現的，但全體地說却是事實的紀錄，是互相間很好的永留紀念的作品，隨處充滿笑容和笑聲的描寫，可以說是這國際底的作品的可貴的特色。

特別感動我的是照着曾經有過的事實直寫的二個場面。我譯成日文話，讀給看不懂原文的家人們聽，牠們都歡笑起來。恐怕這二個場面就是作為你和我們之間的無國境的人類愛的象徵，而必將為任何國度的讀者所欣悅吧。

★

……恰巧百合子也放學回來了。於是三個人拿了毛巾、襯衣、肥皂上街去了。一塊錢買了一把安全剃刀，於是進了風呂尾（浴室）。

中垣替百合子擦背，又替張瑞明擦。百合子跳進了水池裏浸水，她因為年紀小，又跟着爸爸，所以用不



着到女浴池那邊去。

又輪到張瑞明替中垣擦背。

中垣又用自己的西洋剃刀替張瑞明剃鬚，留下唇部及腮部由他自己剃。張瑞明第一次用剃刀，雖然是安全剃刀也不會用，他把剃刀向橫拉，鬚子剃不去反割損了皮膚。中垣看見了，笑道：

「張君！用安全剃刀也會剃損皮膚的？看着來吧！」於是奪過了剃刀，向着臉上剃——自由自在地。

★
「百合子今天倒穿得美觀呢！」張瑞明說。

「對啦，着了新衣，倒像個花嫁娘了！」娜娜珂挪揄地道。

「花嫁娘：再等十年吧！」百合子說，「那時，我可以到張樣那里作花嫁娘了。」說得大家都一齊哄笑了。『怎麼？』她不服氣，說：『我到那時十九歲，張樣也不過二十二加十歲，三十二歲吧了……。』大家又都一齊哄笑了。

★

關於在尊作中出現的作家們。我現在想畧說一下他們以後的情形，想定是你所願意知道的吧。——鹿地亘，如你所知道的那樣，戰後從貴國回日本，現在和我們一同參加新日本文學會，寫寫小說也寫寫評論，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評傳』頗為活躍。……詩人小熊秀雄，大約是中日戰爭的初期吧，病死了。去年，詩人中野重治編集他的遺詩，爲他出了一本很堂皇的詩集。詩人千家元磨今年的春間也病死了。被尊爲民主詩人。和我一起寫革命性的童話的豬野省三，於日本新興文學運動被破壞之後，就什麼也不會寫，但戰後又再執起筆和我一齊組織兒童文學作家協會，寫童話也寫寫批評。

其次，該說到在尊作中匿名出現的石井猪太郎和中野信子了。『石井』離開我家後，就進獸醫學校，畢業後被動員到前方，其後生死不明。『中野』的親哥哥是社會黨左派代議士，在活躍的家庭中還是獨身，而她則在縣勞動協會工作，是社會黨縣支部婦女部部長。

感謝你願把尊著的翻譯和出版權讓給我們。我們也很希望使這部作品能够出版。而且在着精緻的日譯本

中當作品中寫到你穿日本服、我穿中國服共同拍照的地方，就來一個真的照片，還有，和家人一起照的照片也印進去，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在日本，翻譯和出版外國的作品，在戰敗後是要得占領軍許可的，但我想，既從原著者得到承認書，是不會太麻煩的。所以我想一定能實現的，請期待吧！

……對於你在題記上所寫的「鞭子又落在猴王手裏了，願初恨要不變成長恨！」的話，我覺得遺憾得很，現在的日本還不能像妙倫的作品的鞭子那樣得到解脫，但我還想答覆你：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共同創造跟你的中國同樣美好的日本。

很久沒有照過相，前幾天照了一個，今寄上一枚。……窗下開的白花是龍舌蘭。最近，戰後首次的全國性的民主主義詩人年刊詩集就可出版。贈呈一本。內容有六十幾位詩人的詩，並附有各詩人的略歷。每冊百元，在日本，變得連買書也不是易事的状态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 榎本楠郎



從中國的美術教育說起

陸無涯

——答余實舟君

現在我按照你來信所提到的幾點問題，隨便拿來談談，如有意見的地方，我們不妨繼續討論下去，希望獲得更多的知識。

「中國美術水準為什麼這樣低落？」這個題目實在太大了，恐怕在這寶貴的篇幅里不易說的透切。說也奇怪，中國美術本來在世界上是著名的，西洋人對於東方（特別是中國）美術也頗有深切的認識的，這也難怪，因為中國在唐宋時代美術的確發達得很，有一頁。明、清、以後，國家兵災潮年，外患日深，不要

人把宋朝譽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那時期，宋太宗又是一個愛弄文墨的人，重文輕武，當時學術很自由的發展，畫家作家也受到保障，那時有一翰林圖畫院」之設，文人畫家濟濟一堂，而且還分了許多官階。現在看來，那時的畫家雖然多是御用的宮庭畫家，受着帝王獎養的士大夫之流，不過我們是可以看到正因那時國家看重文人畫家，繪畫史上乃有着燦爛的

窮老百姓生活不了，就是官家也岌岌可危，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到了民國，國家雖是革新伊始，但是爲什麼三十幾年來國家的文化教育依然一樣低落？不能普遍發達呢？這完全因爲國家政治不上軌道，沒有真正正的走上「民」國的大道上。結果，文化教育都不放在軍閥官僚的眼中。你試回溯一下中國的教育制度吧，過去不是朝三暮地有着很大的幻變麼？正因爲他們的出發點都不是從老百姓身上，而是憑那些慣弄玄虛的洋秀才的學者們弄法，結果，弄來弄去，教育依然無救，文盲有增無減。學校雖有美術鑲點之設，但不列入「主要科」之內，考試制度，亦素不重視美術一科。小學如此，中學如此，大學則美術宣告完蛋！從大學院出來的人，一樣得不到美術的培養，說來令人痛心！蔡元培先生長教育部時，曾力倡美術教育，但可惜爲時甚暫，曇花一現，大志沒有完成。故政治不上軌道，一切文化教育都無從建設起，美術是文化教育的一環，自然遭受同樣的命運。

「要設法提倡，應從那里着手？」當然，一切的關鍵都決定於政治問題上面。即是說，國家安定了，政治上上了軌道了，那末，文化教育都是朝着進步的科學道路走，人民的生活也無憂無慮了，販夫走卒也有讀書和欣賞美術的機會。每個家庭都可以實施兒童

美術教育，學校對於美術教育自然同時重視了，這無形中就整個國家的美術教育提倡了呢。反之，政治上不上軌道，教育制度糟糕，要談一切的設施都是枉然的。

「要做一個美術家」原是一個很平凡的心願。因爲新時代的美術家並不是那些自詡爲「神工鬼斧」「神童」「神眼」……之類的「超人」，而是一個最通俗（決不是庸俗）平凡的人，除了要有純熟的技巧，用以表現繁複的事物應付自如之外，最主要的還要有一個認清現實，判別是非的頭腦；然後，根據現實世界所表現出來的藝術才會是真實的，不是歪曲的或是纏綿的。我們看見時下許多善畫花鳥蟲魚的人都稱爲美術大家，其實這只是「技術」大家，只有技術才用不着通過腦袋的。我的意見是說，新時代的美術家不光靠熟練的技巧，還要有正確的思想（有些人提到思想就像見了鬼，那些人也委實太可憐！）畫花鳥之外還要畫人生。所謂思想：不外是見解，見解就是審別是非，一個人如果連「明是非」的能力都沒有了，豈不是一個十足的糊塗蟲嗎？所以我說：要做一個新時代的美術家就無異作一個特別明白是非的人。

——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

同什麼音樂結緣

郭杰

當我們要結交一個朋友的時候，往往是會三思而後行，但往往是會從氣味相投出發，但，朋友的好或壞，對於自己的一生思想事業，做人的影響很大的，因此「三思而後行」或慎重其事地對待交友這問題是對的。

現在我們要和音樂交起朋友來了，我們是不能不慎重地擇一下的。

音樂也有「好音樂」和「壞音樂」之分，並不是有了豆豉上樓梯，和有了某些高低強弱快慢的音響底有機的聯系，就盲目地稱之為音樂，于是也毫不選擇地和它打起交道來，盲目地愛上某一種壞的音樂，對於我們年青人是遺害不淺的。

現在，我們是生活在都市裏，它是有着無數陷阱，企圖禍害我們，女人，酒，賭博，鴉片……就連音樂，也都準備好使年青人墮落的天羅地網，不管我們走在街上，睡在床上，趕車子……也無論是白天晚上，我們都可以聽到收音機，播送出來即充滿着肉慾，麻醉，庸俗黃色性的色情調子，「毛毛雨」「何日君再來」「郎是春日風」「妹妹我愛你」……它，像一顆

糖衣的毒藥，也像一隻魔鬼，在到處散播毒來，麻醉和腐蝕人們底心靈，使清醒者變為糊塗，勇敢的人也變成懦夫，使向上的進取的精神都變成消沉萎靡，這種音樂在都市，正佔着他相當的地位，而且加上統治者有意的維護，於是像洪水猛獸似地氾濫滋長，多少有作有為的青年學生都口不停地哼着這些陳腐墮落的調子，慢慢地弄得神魂顛倒，追求肉慾的滿足，荒淫無恥，這樣就構成了都市的罪惡，就也使多少有為的青年沉淪毀滅，我們在這裏指出，這是「壞的音樂」，不管他的技巧可能很「高」不管他好像是「新」的東西，然而，這些音樂是時代的殘渣，和最無恥的聲言嚴格地說，是為壞人服務的音樂，對於它，不要接近，而且我們要從根消滅它。

我們既認識了它的真面目，那麼，假如有些朋友已經受了毒的，那就應該從意識上消毒，讓我們痛恨這些歌曲；爵士音樂，流行的時代曲，內容上有問題的歌曲……我們都應該跟它們實行絕交，用嚴肅的態度去對待，非但不用嘴吧哼一句，就是當這些「壞音樂」鑽到耳朵旁邊，我們也要咬着牙關不去聽它！另外一類，可以說是幫閒的音樂，在藝術性這一點看來是相當高的，但他為壞人粉飾太平，有意無意

導人於音樂，我們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在封建主義的經濟政治的剝削壓迫下，沒有一天安樂的日子，好過的時候，却有人寫出『農家樂』，這不是騙局，不是企圖蒙蔽而達到粉飾太平是什麼，像這類音樂，雖然沒有前面所說的一類那麼毒，然而，也屬於填『樂』因為它脫離現實，顛倒是非。

好的音樂，他應該是與現實結合，反映現實，和指示光明，和向上的，能代表着千萬萬被壓迫人民的歌曲，音樂，它應該是雄壯，振奮健康的。聶耳先生的音樂受到全國人民的愛好，就正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個寫出健康的，向上的，抗爭的，聲音的音樂家，他指出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正義的，歌聲，這聲音是引導着中國人民走向自由幸福的力量，他的音樂真正正和人民的求結合，有着這個原因，他的音樂能流行全世界是必然的道理。

『好音樂』不一定技術很高，但他的內容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但也有技術很高的，歷史上的大音樂家貝多芬，蕭邦，舒伯特就創造了不少技術很高的而又偉大的不朽之作。

有些人，把音樂好壞的區別，強調在技巧上，這是最庸俗的看法，我們應該從思想上，內容上去分別一個音樂的好壞，祇有這樣才不致於被五光十色的技巧所迷惑。

壞音樂我們不要跟它結緣而且還要拒絕它來接近我們，好的音樂，我們要多接近他，跟它漸漸成為很熟悉的的朋友，它可以給你很多益處的！

奎 莫

觀奇的界然自，山冰

你們生活在大陸里的人。
你們生活在大海邊的人。

你們見過冰山嗎？知道冰山從那裏來？又從那裏去的這些現象和道理吧？

大陸也會有冰山出現，大海也會有冰山出現。但是，大陸出現，冰山的地方

，根據自然科學史所記載的，總是在地球上的北寒帶和南寒帶，大海出現冰山的

地方，總是在北冰洋和南冰洋。陸地的冰山也罷，海面上的冰山也

罷，在一定的自然條件下面，總會遷移，或者作長距離的飄流，從出現而消跡

，從那裏到這裏完成一種自然界的奇觀。好像洶湧的流雲，好像雷電的閃光等現象一樣。

『在什麼自然條件之下，冰山才會遷移或飄流？』假如有人要這樣地問。

應該在這裏說出這條件，就是氣的變化和潮汐的起落。當氣溫漸漸上昇，

伏在地面的冰經溶解而變成了水，這些水會流滑在冰山的脚前，因為冰比水暖

的緣故，那所含的比較高的熱就從水中過到冰中，就是如冰，漸漸融化。要是

這冰山不大穩固，整座冰山就會即刻遷移的。如果這冰山座落在平坦的海邊，

更會從地面乘勢遷移到海上。有些在海

上見過冰山的人說：冰山上往往挾帶着浮石和重凍的白熊之類，就充分地說明着冰山運動的方向。

這些漂移到海上的冰山，有時過着海上原有的，即刻溶合在一起，形狀就變得更壯麗。

因為海洋上每天都有潮汐的起落，所以這些壯麗的冰山，便冰着潮流，海流，而有飄流的行動。

假如海洋上的冰山，也遇着氣溫的上昇，它的變化情形也像在地面上的那樣，最初溶解的，還是那些和水接觸的部份，這樣地經過一段時間，冰山因根基破壞而推倒。在靠近冰山的海洋上航行的人，有時忽然從那寂寞的海洋，聽到轟隆隆的巨響，就都是冰山推倒的聲音。

所有陸地上海洋上的冰山，都像森林一樣從下界向土生長的呢？還是像雲層一樣從上天凝聚而下沉？它消跡以後，又往那裏去？

山的形成，也從下界面上生長，也從上天凝聚而下沉。

當地面上的水和海洋面上的水，遇到了冰時的氣溫，水就凝結成冰。因為冰輕而水重，所以冰時常能浮在水面，冰一多起來了，就漸漸地生長而成堆山的形狀。又當地面上的氣體和海洋上的氣體，遇着

冰冷的氣溫，變成雪花伏蓋在冰上，或已經由冰而長成的冰山上，使增大冰山的體態，但是，又遇着氣溫由

冷變成暖，那冰是非常大的冰山，也完全變成水流，一部分氣態的水（這就是水蒸氣）還到空中，剩

下大部分液態的水，滙流到海洋裏面去，所以可以這樣說冰山從那裏來，又消跡到那裏，但是後一階段的水已

經不同於第一階段的水了。這就叫做自然現象的發展。讀過小學自然或中學物理學的，還會記得起物體的遇熱就膨脹，遇冷就凝縮，因為凝縮的緣故，那物體的密度就增加。

假如水和冰山也完全受着這條道理牽制的話，我們就永遠遇不到冰山這種自然界的奇觀了。

幸好，自然界在一般的道理中也有特例，這特例在攝氏溫度表四度以下的水，越冷越膨脹，在這種溫度下的水，並不像別的物品一樣越冷越凝縮，因此冰總是浮現水面而比水輕。

請記着四度這個數目，四度以上的水，也還一樣地服從那條自然界的道理。

比水輕是事實，但是，輕也輕不了好多。這可以從各種形態固有的密度，得到完全的了解。冰的密度比較水的小，冰的密度是零點九一一。水的是一。

即冰的密度比較水的小零點零八九。

在這種情形下面，海洋的冰山並不是完全可以浮在水面上。根據精確的測量，知道僅僅容許冰山的八份之一浮出水面上。其餘八份之七還是被埋沒在水的下面。

在南冰洋一帶，有人遇着過非常奇觀的冰山，它佔有的海面，寬闊成十里，好像白玉石製成的峭壁和奇峯一樣地突出水面高成三百尺以上，真像個海洋上飄流旅行的海島。假如我們要知道這奇怪而白的「海島」深入水的還有多少？那該是三百尺以上的七倍，至於這海島的全面積呢？那該是很大的。

守法原來是恥辱

林木茂

着想，每一種的艇隻，車輛，飛機的載量，都有嚴格限制和執行管理的。無論是車商，乘客的違反交通規則，都不寬赦。

我到許多大的城市，或者上海，香港，都看見管理得很好，每一輛車上都有載量牌懸為厲禁，聲明此車限座若干人站立若干人不得超過一個。而騎着雷軍車的交通警察，常常上車來檢查有無超出載額的。這是合理的交通管理。爲了人民的安全，行車的免危險，交通的有秩序，行政當局不能推卸做這工作的。

最近到廣州一行，少不免坐一下「長途車」（廣州人叫交通汽車爲長途車。）這裏的長途車，實在不堪領教，十多二十個位的車廂，每次乘客七八十人，有時還不可統計，究竟是塞了一百，抑或塞了二百，只有買票的知道。不曉得是車商把乘客不當作人看待呢，還是乘客自己甘願作畜牲。本來

照文明國家的規例，對於交通工具的運用，爲了大眾的安全工具的運用，爲了大眾的安全

然而廣州的車却例外，沒有一輛有載量牌的，有多少載多少，大有一輛車可以載了整個廣州一百六十萬人之慨。塞到無一寸的空隙，還是上客，來者不拒搖搖擺擺可危的在路上走，警察照樣讓它通過。

我每次忍不住問賣票的，站的地方已經沒有了，還要上嗎？賣票的說，還要上因爲本錢關係，雖然滿滿載了一車，買票的不到一半人。怪不得，我看見每輛車都貼滿了勸人買票的標語。乘車是權利，買票原本是義務，買票還要貼滿了標語勸告的，真是特別了。有一張標語還這樣寫着：「守法並非恥辱，買票並不吃虧！」我越看這張標語覺得好笑，越覺得最苦

心的傑作。原來不買票的，向賣票員怒目而視，指指鼻子，摸摸屁股，（作拔槍狀。）或者搖搖頭的先生們，是爲了不甘受辱，而不肯守法買票的。結果相習成風，你也指指鼻子，我也摸摸屁股，他也搖搖頭，大家都自以爲榮；把守法買票的（尤其是買全票的：）看作沒有本領，沒有地位。大有坐車也要買票，還撈什麼世界之慨！

這樣的風氣，這樣的觀念，只有這個城市了吧。我不知道，厚顏無恥的指指鼻子，光榮於何處？我只知道愈文明的國家，大家愈守法，就算你大總統踏上

了車，也得把買車票的錢拿出來，一個人的身份榮辱不在乎這一角幾分錢的車票的買不買上面的。一個人的不肯守法，就已經可見其爲人的表裏了，最起碼的公民教育都沒有受過，還說什麼？怪不得指指鼻子，摸摸屁股也自以爲榮了！

「風水尾」的時代

罵日本貨靠不住，日本人是騙子。現在換過了美國貨了，一樣靠不住，美國人一樣騙子。把各種各色的粗製濫造的東西，拿來向我們騙錢。只要錢可以騙去，便無所不騙。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到了唯利是視，唯利是圖的階段，那個人便沒有人格，那個國家也沒有國格，沒有什麼可愛，沒有什麼可取了。但是，我們看看自己怎樣，有什麼可靠的東西，有什麼事情不棍騙？

我買了一疊信封，回來用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可以用，沒有一隻不腸穿肚破的，幾十隻信封都一樣破裂了肚腹，自己加上漿糊，也不能將它貼好，合縫的地方不夠寬，簡直沒有補救之餘地。這算什麼東西？只要把錢騙到了手，什麼商業道德，什麼商業的責任，都可以不負。一本書一買回來，便給油虫咬去了

書脊，裝訂的漿糊絕不用些杜鰲藥。比較一下外國的書，日本的書，便保存百數十年，真是慚愧。

明明是自己的土產，却印着Made in U.S.A.，倘若不是騙子，那就是欺詐取財。一切但求騙得過，一切只有敷衍苟且。不切實，不肯下苦心。不求進取。在毀落中，得過且過。

石器時代的用具，一個石磨子，已經幾千年，到了今天還是一樣是石磨子，是瓦飯鍋，是坭風爐。不是笨拙拙劣遲鈍。便是不堪一擊，一碰便破。活在今日的中國的子孫，還用着死了幾千年的祖宗的遺物。什麼都苟且。什麼都靠不住，什麼都欺騙。

不單只是日用品，和買賣的問題。

由此聯想到一切，人事行政甚至思想信仰無一不如是。我們這個民族簡直毫無生氣，毫無鬥志。揆言之沒有一點兒的生命力，沒有一點兒向上奮發的熱情。真是可哀，真是不堪設想。

我們罵人的後代沒有出色的子孫，叫做「風水尾」，我們這個民族，難道到了「風水尾」的時代！少年的中國人們！只要問你們甘愿不甘愿，做這「風水尾」一代的子孫，跟隨了當今的一輩子不中用的成年人倒下去。



學習生活的反省

李棟材

當每個學期的開始，我總是說這個學期一定要把功課弄好，多看一些實用的課外書，可是當做起來的時候總是不徹底不認真地去完成，在學期的開始我計劃是每一段考的成績平均分數要八十分以上，每一段考的期間要看六本的課外書（不論大本的小本的理論或小說）而且天天的看報紙不要有一天間斷，並準備全學期讀兩本 China Digest（中國文摘），睡眠要有一定的時間……這一切的計劃是多麼的漂亮，可是到現在每一個計劃有沒有好好地去完成呢，這也許對我是一個諷刺，現在讓我來拈一拈自己吧！

第一次考試平分成績得到七十六分，可是最容易得到分數的科目，如歷史地理，我却得到最低，我最記得當考英文之前，我總是以為隨時都可以應付的，尤其是做句我覺得最容易，可是後來最錯得多的做句，還有什麼理由呢，實在說是由於驕傲的緣故。

到了現在我只看了七本的課外書（除了雜誌）而現在第二段考已結束了，這個計劃只完成一半，而且還有一個壞的習慣，當一本書看到了一半或看到乏味的地方，看見書台的一本小說很有趣，一本書沒有看

完又去看第二本，這都是由於我自己沒有了解到我為什麼要看課外書，而我的一般要看課外書是為著一種消遣，當課外的功課完了，電映也沒有什麼可值得看的了，所以便睡在床上拿了一本書全無目的地去看一看，看到不入味的地方就掉下來去睡覺，如果我常常要看的書是為着充實自己，那我們便應把看書作為是一個目的來看，把握這個原則，那麼不致會有今天的被稱為『蛇王』了。

當每天接到報紙之後，我便插在狹窄的後袋裏，當人們看見了，一定以為我是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社會新聞，但是我每天看報只有看大標題，覺得有興趣的話就畧畧的去看一看內容，如果事情較忙的話，我更會忘記今天應做的東西——看報。

因為我對英文感覺得有興趣，所以在學期的開始我便打算要讀三本的中國文摘（每一段考完成一本，但是自己又沒有信心，就打算讀兩本，可是現在只是開始第一本。而每一篇的文章是『馬夫』的完成，『這個字的讀音大概是這樣吧』。『意思也差不多是這樣』這種不切實，不認真，不負責的學習，恐怕我會

有後悔的一天。

暑期的時候我的生活是不規律化的，學校規定上午十時吃飯，而我們十時才起床，到了晚上十二點才睡覺，看來這種生活實在很危險，可以看到我們的『吊兒郎當』，因此在開學的時候，大家就提出了睡眠要有一定的時候，可是我現在也是不規則的生活下去，有時功課寫一整的話，到了八九時就睡覺了，如

果功課緊呢，那麼就只有開夜車，有一夜，爲了寫二封信和三角的習題要做，一直做到午夜三時才睡覺，第二天早上六時半又要回校練球，所以到了下午上生物課時，精神支持不住了，恨不得身邊有一張床，我便睡在書桌上，這好令教師難過啊！我從這幾點去學反省一下，希望以後能够把這些惡習洗掉，並且希望同學們先生們多多向我指示。（一九四八，寫於香島）

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關雪冰

本書原著者是蘇聯文學顧問會，張仲實譯，從譯者序言里，我們知道文學顧問會爲應時勢的需要和根據審閱青年作品的經驗，而寫成了這本書，從原則上闡述青年作家應如何修養的問題：

全書共分十節，即（一），文學事業的社會階層性與作家的修養；（二），手觸生活；（三），要寫你所深知者；（四），要用詞句安排得宜；（五），書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六），詩的作法；（七），小說的作法；（八），小品文的作法；（九），戲曲的作法；（十），結論。另外還有附錄四篇，全書內容極豐富，對於引用名作家的說話，和實例很多，這也可說是本書的特點。

他指示我們，首先應當弄清楚文學是具有階層性的，它們是鬥爭和建設的武器，一個作家須確切地決定自己在戰鬥隊伍裏的地位，參加本階層的實踐工作，初學，作者要逐步地理解辯證法的宇宙觀，積極參加現實生活，這樣在文學上才能工作順利，又，凡願從事文學事業者，必須要認真切實從事政治的修養。一個作家要積極的參加新社會的建設工作，學習觀察環境，從材料堆——觀察——中選取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最模範的，作品的社會意味越有價值，作品中的主人公越發典型，則其在客觀的現實上，也越發普遍，把握當代人們的特性，也越發確切。

每個作家須要寫他深知——曾加以研究，思慮，

受其感動，以及消化了的東西，寫作時，最忌故事式的敘述，而要表現，要描寫；同時更應注意情節、清楚、明瞭、正確、質樸，不要由形式走向內容，內容是決定形式的。在思索作品時，務要先作一個草案，而才隨時予以變更、補充、改作、寫作前，要明瞭，將寫什麼，及爲誰而寫，這是成功的秘訣。

初學寫作者，爲要使表現的東西越發正確、可靠、明晰，有價值，那就要有自己環境下最多的詞的儲備，即要有頂大的語彙，充實寫作語彙的方法，主要的有三：（一）靈敏的經常的注意生動辭句，研究民衆的創作；（二）經常的細心的閱讀文藝作品，使用專門參考書，同時還要多多的運用筆記部。

書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助手，和導師，它可以加深他的教養，擴大他的眼界，充實生活經驗，增廣語彙等。並且要會讀書，我們不僅要當一個普通讀者去讀，而且要當一個作者去讀。其次，要作讀書筆記，記自己的評價和摘要，讀文藝作品不要忘記和忽視了批判，它可以在理論上修養自己，可以正確地理解和估量藝術的作品。

作詩，要用很大的細密工夫，每個字都要權衡輕重，不能模糊，有的詩是沒有韻的，可是描寫的辭句，乃是有 奏的和諧的。

關於小說的作法，作者首先指出藉以開展題目的

事件與環境之總和，便是主題，主題可分三部份，（一）是核心，即故事中所描寫的事件一切行動，一切經過所成爲的環境，（二）是發展，即由核心所發生的事件的次序；（三）是結局，即所描寫的事件之結局如何。故事當中須要有環境，人物肖像，和對話的敘述，以及動作的描寫等。寫作的文字無論偏於乾燥，死板，或雕琢，裝飾都是不好的，不要讓故事負荷過多的詳情，記載，及與主題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實。

小品文也是藝術文學的一種，是最輕妙的世態畫，小品文的寫作，是不拘任何態度，就是用談話或報告的方法都可以，但必要的條件是確切，真實，可靠，小品文作家注意的中心爲大衆及其相互關係，勞動，生活，鬥爭，英勇，小品可以有主題，有各種態度也可以有自然界的敘述，更可以有人物的描寫等。

在結論里指出，凡願認真地從事文學事業的人，却要一個時間分配表，每天拿出一定鐘點去閱讀，從事文學研究，更應以具體的方式出現，同時要跟附近的圖書館發生密均的關係，又，文藝的修養，要配以政治的修養，配以正確的世界觀，因爲這是可以培養自己的才能，增進自己的力量。

附錄四篇，其中二篇，是關於這部書中批評和介紹文學，另外一篇是法捷葉夫的「我的創作經驗」，都很值得一談。五、十三脫稿於永錫中學。

我的學校

周耀南

我的學校就是我的家庭，也就是孤兒的家鄉——柳州育幼院。裏面生活着二百多個兄弟姐妹，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無依無靠的孤兒，沒有了父母的也沒有家鄉。正因為這樣，這個育幼院便成了一個大家庭，所有的孤兒便是這家庭的子女，教師們先生們便是父兄，大家生活在一起，相親相愛，努力學習，努力工作。

二百多個同學中，大多數過去都是在街頭度流浪生活的，飽嘗着千辛萬苦，受盡虐待與欺壓。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裏，所過的生活是很嚴緊的，可以說是過着戰鬥的生活，即許是年紀才五六歲的小弟妹們也都很守規矩的。所以，我們確實做到了學習的時候專心去學習，工作的時候埋頭去工作，遊樂的時候盡情去遊樂，很難有人違反公約的。我們每日除了上述普通小學的課程時大家在教室裏聽老師講授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在農場或圖書館或運動場上的。一年到頭沒有假日可言。爲的是要增加我們的營養，增進我們的知識以及鍛鍊我們的體魄。

早上二三節課後，扛着鋤頭，到廣大的農場裏挖呀！挖呀！在炎熱的陽光下工作，尤其是中午時的陽

光直射在我們的頭上，把影子縮到極短極短，短到幾乎全沒有了，又是火般的燙，實在叫人難挨。可是我們從不懈怠，頭如雨點般的下地，掘呀！掘呀！一面唱歌，一面工作。赤着膊，被晒得周身油黑，全身淌着汗，從頭流到身，從身流到腳，從腳流下地，不見得辛苦，還現出快樂的樣子。直做完了所預定的工作之後才休息。

我們的休息時間也就是遊樂時間了，工作完後大家即在遊樂處奕棋啦，打彈子啦；或在運動場上玩球啦，跳繩啦。盡情地玩個痛快，把一天工作時的辛勞疲倦弄消了，然後又高高興興的到河裏去游泳。這樣便完了一個白天。

晚上我們靠着燭光的照耀，大家又到圖書館裏去閱讀。一面看書，一面揩汗，因為地方不大，而看書的人過多，空氣不甚流通，室內很悶熱。但看書的人並不因此而減少，大家都不願放鬆這好機會，認爲追求知識要緊。小個的同學除少數也在看書畫之外，多數在草地上聽講故事，或說笑話，或作各種遊戲。等到打就寢鐘了才一起去睡。

我們是不怕勞動的，願過戰鬥的生活。要充實自己，鍛鍊自己。

三、十七 於柳州育幼院

我的學校生活

鄧建華

我覺得，這學期來的學校生活上學期進步多了。因為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方面都有了相當的成績。

以學習方面來說：

(一)有英文的書法比賽，每一個同學都要參加的。誰的英文寫得最快而最好的，得了第一名，或第二名，第三名都沒有獎品。

(二)有英文的背誦比賽，分初賽和複賽兩個程序，初賽是全班同學背誦後，選出幾個較好的同學，到了星期一的那天在大禮堂複賽。由各英文老師作評判員。如背誦得純熟的而讀音又很正確的，也有獎品。

(三)有作文比賽，由校長出題目，由各班國文老師作評判員。

(四)女中隊有學習小組，我們訂閱很多雜誌和報紙，到了星期六那天下午來一次文藝討論會，由我們的女導師領導我們。我們把一星期來每人所看過的課外書提出所感到那篇文章好的地方或不好的地方來，大家互相研討。

(五)有臨時考試，考試除月考外，還有臨時考試——這考試的時間沒有一定，隨時隨地都可以考的。

但與月考不同；因為臨時要更換老師；譬如初二班的老師調到初三班考，初三班的老師又換到初二班考，總之，本班的老師不許考本班的學生，同時考試題目沒有範圍。任意各老師怎樣出題目，學生就怎樣考。這樣的考試，可以說是很認真的。

(六)有清潔比賽，校長及各班導師作評判員。隨時到各教室和寢室去觀察。在星期結束的一天來平均分數，(每星期都如此)得了第一名的，就獎一塊鏡屏，並且還燒炮祝賀。不過得了第一名的這班必須永久的保持清潔，否則，這鏡屏到了下星期又被分數最高的那班奪去了，而且還要捐錢買炮來祝賀他們。

如果得了倒數第一名的，也有獎品，獎些什麼？獎他一塊黑板，黑板上面寫着「欠努力……」這類的字。若到了下星期，得「倒數第一名」則這班能够努力起來，達到了「第一名那麼，這塊黑板又送到那最差的那班去了。不的話，假使個班得到了「三回尾名」。學校便獎他們一個用紙劃成的「大烏龜」，掛在他們那班的教室門口，以表示落伍的意思。

這樣個個同學都怕恥辱，都怕得到「大烏龜」，所以個個都拼命的爭取第一名。

此外，還有導師輪流對我們演講。由最高班的導師講起。每星期講一次。

以生活方面來說：我們做事都還能達到了迅速和靜肅的目的。同時，每個同學都能守紀律，犯校規的倒覺很少，甚致於沒有。一九四八年於陽朔縣中

無辜遭失學

殺人

素芬的家居住在丁埠，家裏有四個弟妹，父親是在日本時代死去了，現在，維持家中的一切是靠她母親替人家洗衣，縫衣，還有她父親的一點遺產。

爲了愛女兒，雖是十分貧窮，仍送他到S埠的N女中讀書，因爲她知道家中的貧窮，爲了不負母親的意望，她非常用功的讀書，現在她是在初中三了，她想，初中畢業後，至少能替母親分担一下，還只一學期呢！她常常自己鼓勵着自己。

在一天的週會上，校長報告下學期的宿費每月要增至四元，洗衣費增至五元，她聽了，覺得萬分的爲難，本來宿、洗衣費各三元時，她已有些繳不出，而下學期又要再漲，她懷疑校長常說的那句「我每次都是

爲你們着想」，難道現在也爲我們着想嗎？爲什麼物價降低，而宿、洗衣費還要增加呢？寄宿嗎！她是無可能了，不寄宿嗎？那只能失學，但是，因爲考期迫近，她也將這問題撇開，先去顧書本上的。

數學與英文是她的對，但是，由於她的努力，英文居然拼到七十九分，數學也只差兩分就及格，其餘的都是八九十分，但是，她還躊躇着，下學期再續讀的問題，要讀嗎？今天要交錢，但是，手是空空的，不讀嗎？只剩一學期就可以初中畢業了，她現在真是左右爲難。

忽然，A氣喘喘的跑到課室裏說：「真豈有此理，我們英文總分每人扣廿分，要八十分才能及格，因爲我們下學期就要去會考呢？學校要淘汰人，說什麼英文先生給分太鬆，哼！」A說完後，又匆匆的離開課室。

素芬完全呆了，她的英文被扣去廿分不是不及格了嗎？而幾何又差兩分，兩科重要科不及格就得降級，這是學校規定的。通知書送來了，她被降到二年下，心里一陣難過，眼淚不住的往下流，她恨，爲什麼學校這樣重名譽，不是東抽西掙，以至使她徘徊於校門外，永遠進不得校門了，她滿心的愁恨，不知要向誰說呢！

一九四八於新加坡

失了母愛的我

潘澤壽

人生在世，不是每個人都有母愛的，有人說：「世界上最偉大之愛，莫過於母親的愛了」，世間上，有母愛的可說是很多的，但沒有母愛的也不少，就拿我來說：我也是沒有母愛的，但是我沒有母愛恐怕比別人沒有母愛更可憐些，因為我沒有母愛而父親也沒有了的，因為父親離鄉背井已十數載不回来了，我二哥及大姊也死去了，在家的只有我及伯父母及年老的祖母和一些哥嫂們，我在家時常受殘暴的打罵，但是我卻忍耐着，忍耐着，等待着未來的幸福，因為我知道我還是有希望的人，我要為未來幸福努力，我要為我已死的母親，來爭取我的勝利，光榮，來安慰我那九泉下的母親呀，來安慰我那九泉下的母親呀！

母親：母親，我敬愛之母親，您安息吧！您永遠的安息吧！

按：

沒有母親的兒童——失去丁母愛的兒童自然是值得我們同情的，同時社會對於這些兒童是有責任的

。但我們必須明白的一點，就是沒有母親的兒童不一定就是不幸，相反地，他將更努力，更勇敢，因為他沒有一切牽掛，他可以無顧慮地打出一條光明的路來。沒有父母的孩子，他備受一切痛苦，他沒有人與人間親疏厚薄的封建觀念，親如叔伯也常打罵他，疏如異姓，反能同情他，幫助他，愛護他。和他做同伴，親如兄弟。凡事我們必須看正的一面，又須看反的一面，然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作田雨陳

場市

燭

一天晚上，我靜坐著看書，電燈忽然熄滅了，室內一片漆黑。我燃著了一枝洋蠟燭，於是，黃濁的燭光，又照亮了斗室。

在微弱的燭光下，我繼續看書。只看了幾頁，燭光忽然急速地閃動起來，我沒有理會它，漸漸地它復歸安靜。然而，沒有多久，它又急速地，不安地閃動起來。我的眼給弄花了，也跟着不安起來。

好奇心的驅使，我呆呆地凝視着燭焰。沒有風，也沒有其他外力使它跳動，而是它自己要這樣。在近燭焰的地方，灰白色的蜡漸漸地熔化了，像一潭清水，繞着燭心在轉動，更沿着燭心上升，化成了燭焰。這樣，慢慢地，繼續不斷地熔化，昇華，發光。

洋蠟燭漸漸地燒短了，短了，更短了；終于，它發光的泉源枯竭了，最後，化成一縷青烟，無聲地熄滅了。室內，又陷入黑暗中。我沒有再點上一枝，只在漆黑中沉思着。

我想起了歷史上無數的革命者，像蜡燭那樣，爲了光明，他們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可貴的生命，

而毫無顧惜。臘燭慢慢地熔化自己的身體來支持它的燭焰，直到最後一滴燭油的燃盡。革命者也以自己的精神，血汗來開發他所追求的光明的世界，直至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汗而倒下。燭焰時而安靜地散發亮光，又時而急速地閃動。革命者呢？他們自然沉毅地朝着目標前進，但有時他們的熱血也沸騰起來，發狂而又機智地和一切暴力搏鬥！

我再燃亮一枝臘燭，呆呆地又看着它燃盡。然後，又接着燃亮一枝。

抑制不住的思潮，仍在腦海激蕩。

當一個革命者倒下的時候，另外一個革命者跟着起來；這個革命者倒下去了，更另外無數的革命者跟着抬頭。唯有無數的人，爲了更多數的人而拋棄了「自私」，爲了自己以外無數人的光明，而貢獻了自己的一切，這樣，真正的光明的世界，才能出現，才能永久保持光明而不滅！……

談原

卅七、七寫於穗一中

南 國 書 店 出 版

胡 明 樹 主 編

南 國 袖 珍 文 藝 叢 書 第 一 輯

- | | |
|-------------------|------|
| (一) 江文清的口袋 (中篇小說) | 胡明樹著 |
| (二) 牆 (獨幕喜劇) | 谷柳著 |
| (三) 最初的羽毛 (中篇小說) | 周為著 |
| (四) 賤貨 (中篇小說) | 秦牧著 |
| (五) 奔流 (中篇小說) | 許禪人著 |
| (六) 學士帽 (中篇小說) | 紫風著 |

這「輯裏的六本著作，都是極熟悉南方生活的作家精心撰寫的新作，有一個共通點：充滿南國情調，南方氣息，或以南國青年生活為題材，或以南國青年所親切的生活為題材的創作。胡明樹的小說充滿了笑料，也充滿着詩與童話的氣氛。谷柳的劇本，得重慶文協總會首獎的「牆」加以為以其詩人兼新聞工作者的理其創作，率心長于觀察力分析他「的物，以其女性作「不易表現的點，自出一本第一本已版。

「江文清的一袋」這是一本寫學小生清以特有的方法升了大學事，自作多情，愛面子，壞人之間。飢餓使他常吃番薯，他的口袋常有一包秘密（番薯及）而他的秘密終於有一次被在女子面前洩露了。他這才感到自己的失敗。

預

- 一、全
 - 二、預終
 - 三、介紹
 - 四、內地
 - 五、外埠
 - 六、本港預約不能直接來定者，可將姓名地址寄來，由本店派員按址收款
 - 七、本店地址：九龍彌敦道五七九號B
- 八折優待。
贈送價值一元五角書籍。
二九半。

82

聯華電版所

22/4 版/製夜日

捷快精工

地址：中環結志街

三十六號四樓

電話：二五三六二

我的學校

有所權版

著者：周耀南等
 發行人：苑有楨
 （九龍彌敦道五七九號B）
 發行所：南國書店
 （九龍彌敦道五七九號B）
 承印者：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非路街三二號）
 定價：港幣七角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有志學習新聞的良好機會

此間一部分熱心新聞教育的報界人士，為幫助海外有志新聞事業之青年學習新聞學識，特籌辦中新新聞函授學院，推劉恩慕為院長，高天為主任，并聘請專家名記者担任導師，現已開始招收第一屆函授生，入學資格，高中畢業或同等學力及曾任新聞工作願求深造者，即日開始報名，通訊處為香港郵政信箱一三六〇號，願入學者可先函索簡章，該院函授暫定半年結業課程分三段進行。計有新聞學概論，世界政治地理，國際新聞，國內報業，經濟新聞，評論研究，新聞文學，採訪、編輯、電訊翻譯研究，資料管理，印刷術等。

香港印

二號